

文化传统与当下

重要，择邻也。重要——邻居比房子还重要。
「千金买屋，万金买邻」是句古语，意思是买房

【解悟儒家】 时代呼唤民间儒学

□颜炳罡

孔子不仅是中国历史上，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。孔子最伟大的意义，在于他打破了“学在官府”局面，开创了“私学”传统，提出了“有教无类”的教育方针。“学在官府”即贵族垄断教育，承担文化的传承与创造；私学出现，将文化由宫廷解放出来，文化传承与创造人人有责，实现了文化的全民性自觉。孔子者，乃民间儒学之宗祖也。孔子与他的学生就是最早的民间儒者。

民间儒者就是在民间讲学的儒者。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老师，中国私学开创者，他的私学学校，没有院墙，没有篱笆，没有门卫，更没有高大雄伟的建筑，甚至没有固定的讲堂，向社会完全开放，彻底地开门办学。孔子有的是“仁以为己任”的承担精神和“守死善道”的卫道、弘道意识，所缺者今日大楼之谓也。有精神而无大楼，文化可以蓬勃发展，有大楼而无精神，文化奄奄而无生气。

由于孔子私学的民间性，孔子讲学不可能有固定的场所，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大楼，没有固定的场所，因而整个天地间无处不可以为他弘道的场所。既可“游乎淄睢之林，休坐乎杏坛之上，弟子读书，孔子弦歌鼓琴”，也可寄情山水之间，指点“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”的人生感悟和发出“逝者如斯”的喟叹；既可在出访、周游列国的旅途中，告诫学

用爱呵护邻里关系

□彭友茂

“千金买屋，万金买邻”是句古语，这里边的“千金”和“万金”两个数字，既可看做实体数字，也可看做虚拟的数字。但不论属于哪种情况，它们透露的信息是非常明确的：买房重要，择邻也重要——邻居比房子还重要：房子面积大一点小一点，质量好一点孬一点，那是自家的事，只要自己不在乎、能将就，全由自己当家做主说了算。而邻居就不行了，只要你不是在穷乡僻壤的山谷里独处独居，即只要你的房子上下左右之前之后哪怕只在一个方位上有邻居，生活中，房

子的采光遮光啊，下雨天阳沟口里所流污水的走向啊，小区楼房间单元里邻居之间某些公共空间的使用啊，如何邻里相扶、守望相助啊，方方面面，你都要考虑，可以说绕不过，躲不开。

遗憾的是，进入信息时代，原先在人际交往中占据重要位置的邻里关系逐渐走向了平淡和疏远，邻里之间有的各自自扫门前雪，老死不相往来；有的斤斤计较，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不休甚至大打出手。“远亲不如近邻”，仿佛成了一种久远而模糊的记忆。

那么如何去处理新时期邻里关系呢？不是我故意绕口

令，这事说难也不难，说不难也难，关键要看邻里间有没有爱心——爱人之心。这种爱人之心，双方都有更好；哪怕仅一方具有，能爱人如己，宽以待人，那也能把邻里关系处理好，起码不至于搞糟。我所生活的城市郊区有个村子名叫留邻庄，村名来自一个小故事：据传，很久很久以前，李、刘两姓东西为邻。刘家院中有棵枣树，逢秋，枣熟之时，大风常将枣子刮到李家，李家便在院中结了一个大筐（相当于簸箕）接枣，将枣子如数还给刘家。但红红圆圆的枣子散发出诱人的甜香，难免被馋嘴的孩子吃几个尝尝。李家唯恐伤了两家和气，便决定搬家。刘

家知道这事后，很是不安，为留住邻居，便趁夜将树锯掉了。

我相信，听了这个《编笆接枣锯树留邻》的故事后，谁都会很受感动。追昔抚今，现代社会，那些不能妥善处理好邻里关系的人，所缺少的不正是李家不为小利所支的光明磊落、刘家待人的谦和宽容吗？看事看远——这是人们辈辈相因代代相传的淳朴而美好的品德，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精神财富。

朋友们，让我们记住留邻庄的故事，邻里之间，人与人之间，多一分磊落，少一分奸邪；多一分宽容，少一分卑污；多一分高瞻远瞩，少一分鼠目寸光吧。

孔子有的是“仁以为己任”的承担精神和“守死善道”的卫道、弘道意识，所缺者今日大楼之谓也。有精神而无大楼，文化可以蓬勃发展，有大楼而无精神，文化奄奄而无生气。

首穷经，寻章摘句，毕生埋头于故纸堆中，从事着繁琐的文字考证；或出入佛老，空谈性理，儒学由民众人伦日用的生活向导变为少数知识精英的文化奢侈品，儒教成为“士教”即士大夫之教，诚如维新志士谭嗣同所言，即使是“孔子庙，惟官中学生中人乃得祀之”，“农夫野老，徘徊观望于门墙之外”。“孔庙，一大势利场也。”

几千年来，儒学的发展越来越精英化，越来越专业化，越来越脱离大众，越来越远离原始儒家的精神。降至今日，经一些知识精英的打造，儒学已经沦为知识之学，与百姓的人伦日用已经毫不相干了。不过，几千年来，与官方儒学、经院化儒学不同的乡间儒生并没有完全消失，至今在民间仍活跃着为数不少的民间儒者，他们承担起儒学普及与教化大众、化民成俗的工作。乡间儒生是儒学大众化的传播者、宣传者和实践者，正是靠着一代又一代乡间儒生的行为示范和不懈努力，使儒家的行为方式、价值理念得以在中国民众生活中扎根、生长，使儒学真正“草根化”。当然，儒家的价值观念、生活方式在民众中的代代传承与其说是靠义理理论说，不如说是靠世代相传的行为模仿，而系统的理论论说与《三字经》、《弟子规》、《朱子家训》等启蒙读物相比，在民众中的影响以及在塑造国民性方面可谓相形见绌。儒家传统在中国影响深入、广

大，但后儒的致命缺陷即将儒学视为士大夫之学，而不是大众之学。

进入21世纪，时代需要儒学的真正回归，需要孔子平民精神的归来，实现儒学的大众化、平民化、生活化、草根化。辛亥革命以后，儒学由宫廷重回民间，重回平民社会，然而，在欧风美雨的吹打下，几经激进知识分子的打压，孔子、儒家的形象已经被严重扭曲甚至被妖魔化了。虽然，康有为、陈焕章等人曾发起“立孔教为国教”的运动，试图让儒学重回宫廷，但由于孔教会欲对抗基督教却生硬模仿基督教的组织形式，欲使儒学推陈出新却力图利用旧势力而为新，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招致各种势力的反复厮杀，最后被无情地挤出了儒家的故园，栖身香港、东南亚一些华人社区。

儒学从来就不是只有少数哲学家、思想家、历史学家才能弄懂的学问，而是人人可学、人人可懂、人人可行之学；不是书斋里的欣赏品，而是民众的生活向导，是人们的生活规范系统。时代呼唤民间儒学，需要民间儒学，要求儒学从神圣的高等学府、科研机构中挣脱出来，走向现实生活，走近平民百姓，使儒学成为百姓日用之学，成为愚夫愚妇能知能行之学。只有民众掌握了儒学，才能真正地复兴儒学！

（颜炳罡，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、尼山圣源书院副院长、《儒风大家》专栏作家）

也谈新诗的押韵

□王广谋

最初，我只喜欢古体诗（含格律诗），并没涉及这个问题，后来慢慢学着写了点新诗，已发表的诗歌中，少的十来行，多则百余行，全部押韵，不押韵的一篇没有。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？受格律诗影响是一个原因，由于水平有限，总想借助古代格律诗的形式修饰拙作，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。再就是学习和模仿著名诗人的佳作。在我读过的“五四”运动以来诗集中，凡是印象深刻，自己喜欢的都是押韵诗，这对我影响很大，故而效之。突然有一天见到一篇冠以国家级大奖的诗，通篇无韵，我好奇地一口气读了几遍，竟然一头雾水，不知所云。联想几年来，一些无韵诗不时见诸报刊，我迷惑了，开始怀疑自己的理解能

力和欣赏水平，也几乎动摇了我写诗坚持的原则。无奈之下就去翻阅古纸堆寻找答案，果然发现，新诗应该押韵还是不押韵这个困扰我许久的问题，并不是个新问题，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人们就探讨过。

综合前人所述，我认为凡诗必有韵，无韵不成诗，韵律是诗的生命，诗的灵魂，但进一步讲，韵律又应该有外在与内在之分。我们读泰戈尔的《新月》、《园丁》和《吉檀迦利》诸集，就会发现外在韵律，尤其韵脚的韵律少之又少，几乎没有，尽管如此，冰心说“她的美丽让人吃惊”，郭沫若说“一读便年轻了二十年”，可见，内在韵律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。

我国新诗外在韵律的形成和延续可能和古体诗有联系，这种平仄押韵、抑扬顿挫的句式，读起

来能产生一种音律美、节奏美，许多读者喜爱徐志摩的《再别康桥》、郭小川的《团泊洼的秋天》、余光中的《乡愁》，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重要原因。这样看来，新诗押韵还是不押韵，不是问题的关键，诗只要是心灵的真实流淌，方向正确，意境超俗，思想深刻，有韵无韵都是好诗。郭沫若先生对此打了一个比方，他说：“外在韵律比作服装，诗比作人，不美的人即使穿上极华丽的衣裳也并不会怎么美，而美的人却只需要朴素的装饰，甚至裸体都好。但假如很美的人配上很美的服装，那不是更为理想么？故而要说诗非有韵不可，那固然是对于诗的了解并不深，但要说诗绝对不可有韵，那又未免偏激了一点。我们可以说，歌非有韵不可，诗是可以有韵，可以无韵。”

说到这里，再回到我那些顺口溜上来，正如郭沫若先生讲的，因为自知人长得不咋样，借件漂亮衣裳遮羞是显而易见的。记得去年舒婷来济南时说过，现在已经找不到传统意义的伟大诗人了。现代意义的伟大诗人有没有呢？她没说。以笔者愚见，也没见到。既然如此，作为诗歌的创作者，不如来个笨人笨办法，多写点押韵诗，与那些既无内在律又无外在律的东西比起来，不啻是一种明智的选择，也更加有利于新的继承和发展。当然我并不是苛求人们为凑韵脚去牵强附会，千篇一律，更不是一概反对无韵诗，毕竟百花园中哪一朵花都有其存在的价值。

我不是诗人，充其量是名列“副册”的诗歌爱好者，浅薄之言，不知当否？

说文解韵

着实困扰过我一阵子。
应该押韵还是不押韵？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，
曾在齐鲁晚报青未了读过一篇《新诗要不